

浪漫主義與基督教文化

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，在文學上有深遠的影響，也影響著文化。

在文學上和哲學上，浪漫主義，很難找出統一的定義；一般說來，是相對古典主義的規律，和寫實主義的理性而言。但從歷史觀點來看，杜蘭特(Will Durant)以拿破崙為代表，稱之為 “The Age of Napoleon”，見於其所著 *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*；羅素(Bertrand Russell)等人，則對於拜倫(George Byron)給予甚大的注意。

浪漫主義的背景，是對於理性主義和工業革命的反應。其影響不僅見於文學和哲學上，也見於政治和文化：以情感重於理性，則道德成為不必要的枷鎖；學院派的知識，是正規的，也是沉悶的，比不上“天才”更為人嚮往，也更富刺激性，和傳奇性。當時人的思想，以為歷史不過是天才和英雄的注腳。

這樣的人物，幾乎被認為有神話般的能力和特權，不會發生錯誤，或有錯誤也應該被容忍和接納。可惜，連一些有名的人，也抱此見解，成為英雄崇拜，甚至超越愛國的情操。

當拿破崙橫掃歐洲的時候，被征服的德國，對他也存有好感，或是期望。黑格兒(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)蔑視普魯士，崇拜拿破崙，對法國在吉納(Jena)的勝利歡欣；據說：當他看見拿破崙乘馬耀武揚威的經過時，贊歎說：“這是馬上的絕對精神！”(The Absolute)連歌德(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)也對拿破崙崇敬不已。

文化被染污了，盤根錯節，循環影響不已。浪漫主義，也侵染到宗教範圍。

浪漫主義時代，約當遠方宣教時代。當遠方宣教運動興起的時候，有些宣教士心底也有這種情結。他們本來該有超越世界的價值觀，不過，看到了心目中的“英雄”爬上當權的寶座，雖然有功利主義的驅使，也不免這種崇拜的心理，以為他們作甚麼都是對的。

領袖氣質的 *charisma, charismata* 本來是“恩賜”的意思，被視為與天才相同。中國儒家傳統，一向注重品德，但對於神武英明的領袖，由軍閥而登位，被看作是“奉天承運”；在位者被奉承得頭昏，也以為自己不會錯，不會失敗，就成為犯錯誤以至失敗的種因。

宗教領袖如果被浪漫主義薰染，人捧他為領袖，他也自居領袖，就失去了謙卑，也不能蒙恩。他自己以為得著了，不需要再追求，就停步不進：天才不需要向人領教，不需要讀書；更麻煩的是，為了維持自己的領袖，不得不阻止別人進步在他前面，不僅不培養後進，還要嫉妒後進，把他們打壓下去。

看看真正的天才是怎樣的。

林肯(Abraham Lincoln, 1809-1865)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(1861-1865)。他是所有美國總統中，受正式教育最少的，卻是最受長久愛戴的總統；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缺欠，並且努力求進步。

在教會中，也有不受教育的限制，而有成就的人。最為人所知的是司布真(Charles Haddon Spurgeon, 1834-1892)。他從十七歲任牧職；不滿二十歲，即受邀任倫敦新公園浸信會牧師。他所受正式教育自然有限，更沒進神學院；但他從未停止讀書。他也繼續為主所用。他的講道，使許多人得到造就，今天仍然不衰。

本仁(John Bunyan, 1628-1688)所受教育甚少，出身補鍋匠，英國內戰中當過兵；皈信基督後，成為非國教會的領袖。他寫的天路歷程(*Pilgrim's Progress*)，是聖經以外最有名的作品，被譯為許多種文字；不僅銷售得多，也使人得造就。他誠然是自學成功的例子；但他在靈命和學識上，也是沒有停步的進展歷程。

紐屯(John Newton,1725-1807)是牧師兼聖詩作者，他所寫的“奇異恩典”，多年來最受歡迎。他由水手，淪為奴隸，而作販奴的船長，信主後，成為有名的牧師，常被當作不學成功的典型。事實上他不斷的求進，可說是自學成功；也繼續創作不少聖詩。

茂根(George Campbell Morgan,1863-1945)是另一個自學成功的例子。他非出身國教會，又缺乏動人的學歷，故於1888年，申請入衛理公會事奉，但被拒絕了。但他精熟於聖經，成為著名的聖經教師；曾航越大西洋五十四次，在美國教導，很多人得造就；有著作六十餘冊。

其實，這些人都不是生而知之的例子，而是謙卑刻苦學習的典型。

影響教會最深遠的奧古斯丁，特別強調學習的重要，以為連我們的語言都是學習來的；並說：那些反對教育的，正是需要教育的人。改教運動的領袖馬丁路德，也非常注意教育。英國循理運動的領袖約翰·衛斯理，更說：如果不讀書，教會存在不到下一代。

雖然他們自己並沒有那樣講，有許多人將他們的成功，像浪漫主義一樣，完全歸之於天才，恩賜，而忽略其個人追求努力學習。更不幸的，襲用近似諾斯替派的術語“亮光”，不注重傳統的釋經，而自己“看見”，頗像禪宗的“頓悟”；而且附會“經歷”，“領受”，以不參閱前賢著作而自豪，以為是不落前人窠臼。殊不知他們不過是舊瓶新酒，有的更且陷入異端，他們並不知道，他們的跟從者也掉在坑裡。在美國，有幾個異端教派，就是這樣發明並發展的。

使徒保羅，絕不是讀死書，卻是死讀書的榜樣。他明知自己即將殉道，缺衣禦寒，在寫信給提摩太的時候說：“我在特羅亞留於加布的那件外衣，你來的時候可以帶來，那些書也要帶來，更要緊的是那些皮卷。”（提後四：13）

首席使徒彼得的書信中說：

我們所親愛的兄弟保羅，照著所賜給他的智慧寫了信給你們...信中有些難明白的，那無學問不堅固的人強解，

如強解別的經書一樣，就自取沉淪。(彼後三：15,16)

這是清楚的勉勵和警告。使徒保羅有學問和神的啟示，到如同前賢先知的地步，不是每人都能達到的；要謙卑學習，謹慎奉行，不要自己求新好奇強解。

華人教會所受浪漫主義影響較晚，但走的路線並無不同。

開宗立派的人，提倡反宗派，而成立自己的宗派。他們反知識的危險，造成跟從者的無知和盲從。領袖不學有術，創出山頭主義；跟從者成為閉塞無知的“山洞主義”，像羅得的兩個女兒，與外界隔絕，卻無礙其麻醉於遐想，罔顧倫理，只為功利，造成擾亂的種類（創一九：30 - 38）。

現在的華人教會，已經聽見多雨的響聲，神若施恩典，復興和增長可以臨到；要謹防無知放縱的浪漫主義病毒，免得陷入異端，而能真正蒙福興盛，擴展主的國度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